

三星堆博物馆拍摄的
丝绸提取实物。

三星堆丝绸： 3000余年灰烬遮不住的华彩

“三星堆，是新一轮三星堆考古发掘中最激动人心的新发现之一，它从3000余年前的灰烬中被找到。”

蕴含中华文明的华彩“基因”

2020年以来，中国丝绸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，通过小小的试剂盒，在三星堆的青铜蛇、青铜眼形器等40多件器物上均发现丝绸，品种有绢、绮、编织物。

“绮是高档的丝绸制品，还有轻薄的绢，如烟似纱，飘逸灵动。”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旻说。

周旻深度参与了三星堆丝织品的发掘、保护及研究工作。她介绍，三星堆祭祀坑的文物，大多被火烧过，可能还被水浸过，和其他珍宝一起，在地下埋藏数千年，和坑内的灰烬、泥土等混杂一起，早已不复当年的“颜值”。

中国丝绸博物馆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，主持研发了一种成本低廉、操作便捷的试纸，可在15分钟左右检测出数千年前的丝绸痕迹，在三星堆最新考古研究中立下“汗马功劳”，找到了目前长江上游最早的丝绸。

“蜀，葵中蚕也”，蜀国的得名与蚕



三星堆博物馆丝绸显微照片和提取实物。

密切相关，我国古代有关蚕桑的传说大多与蜀地相关。第一代古蜀王名蚕丛，相传因身穿青衣到民间劝农桑，得名“青衣神”。

现代科学考古确认丝绸痕迹，显示三星堆为长江上游重要的丝绸起源地之一，蕴含着中华文明的华彩“基因”、古老密码。

早期丝绸重要用途是作祭服

丝绸，是最重要的中华文化标识之一。

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茧壳，郑州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牙雕蚕蚕，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发现的石雕蚕蛹，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中发现的丝带……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养家蚕、缫丝织绸的国家，且分布区域广阔，丝绸和中华文明密切相关。

蚕和桑，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独特意义。小小的蚕，短短一生经历的变化，引发中国古代先民对天与地、

生与死等重大问题的联想与思索。

《礼记》记载：“蚕事既登，分茧称丝效功，以共郊庙之服。”说明丝绸在祭祀中的重要作用。

周旻研究认为，早期丝绸来之不易，丝绸的一个重要用途是作祭服之用。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像，服饰繁纹满饰，纹样工整，应是描摹一位身着“衮衣绣裳”的领袖主持隆重祭典的场景。

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4号祭祀坑的灰烬层中，检测到非常强烈的丝素蛋白信号，说明此处曾经焚烧过大量丝绸。专家表示：这是否表明丝绸在祭祀中的另一种功能，比如将丝绸华服埋入地下或以火焚烧，将祭祀要义通达于天？祭祀丝服上是否有某种书写，可否为寻找古蜀国文字提供可能？……一个个未解“密码”，留待未来。

“丝绸起源是最具中国特色和东方智慧的章节，因为其中蕴涵着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，蕴含着原创科技发明，蕴含着中国人对天地生死的思考。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，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要素，神话传说、史料记载、考古发现均表明，巴蜀和中原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。”周旻说。

文图均据新华社

郑州发现商代早期最大水系遗存

规模宏大的都城内，多条沟渠相互联通；沟渠沿岸，各式手工业作坊依次排列……记者日前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，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取得重大突破，新发现迄今为止商代早期最大水系遗存，填补了对郑州商城南部空间布局认知的空白。

距今3600多年的郑州商城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老城区中心，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，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商代第一位君王汤所建的亳都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商文明在这里形成与发展起来。

据了解，考古工作人员在郑州商城内城东南区域发现3处商代早期沟渠，均口大底小，其中一处自然河道的基础上经

人工加工而成，另外两处则完全由人工建成。目前已揭露的沟渠总长约540米，最宽处达12米左右，最深处达4米左右。

“通过对3处沟渠层位关系、出土文物及空间位置关系的考察，判断这是具有互通关联关系的大型水系。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文胜表示，与同时期的偃师商城水系相比，新发现的郑州商城水系规模更大、覆盖范围更广。

在其中一处沟渠，考古人员发现了人工明沟与用于分流的石砌挡水设施等，表明在商代早期，郑州商城的水网体系就存在着复杂的功能设计；在部分沟渠两侧，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夯土建筑及铸铜、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迹。

此外，东南区域水系与北部池苑相连，表明水系中的水不仅用来满足城市生产生活用水需求，还是城内景观用水。

“该大型水系兼具排水与城市区划的功能，其发现改写了以往对于郑州商城整体布局尤其是南部格局的认知，对于深入探索商代早期都城的规划理念、功能分区等具有重要意义。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工作站站长杨树刚说。

下一步，考古工作人员将继续开展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工作，深化对新发现水系的始建、使用、废弃年代和清淤、修筑方式等方面的认识，揭示城内人工水网与城外自然水系之间的关系，并抓紧梳理以往资料，推进城市水利、地貌环



郑州商城遗址水系遗存中的石砌挡水墙。图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

境、建筑技术等相关多学科综合研究。

“我们还将对部分水系遗存尤其是石砌挡水墙进行原址保护展示，进一步丰富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文化景观，讲好‘黄河故事’，延续历史文脉。”杨文胜说。

据新华社

漂泊百余年 圆明园石柱回家

“圆明园石柱回归展暨2023北京公众考古季”开幕式10月13日上午在北京圆明园博物馆举行。展览集中展示7件圆明园流失石柱文物，呈现了我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的最新成果。

这是继马首铜像之后又一批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。7件石柱文物原系圆明园建筑构件，1860年被英法联军劫掠后流失海外，后为挪威卑尔根科德博物馆及西挪威艺术博物馆收藏。近年来，在中央宣传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国家文物局指导下，政府、高校、机构、社会力量通力合作，最终促成挪威收藏机构向中方捐赠这批



圆明园石柱回归展上展出的石柱文物。

石柱文物。

开幕式上，文化和旅游部、国家文物局向相关方面颁发捐赠证书，向北京市文物局颁发划拨文件。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、国家文物局、北京市人民政府、北京大学共同主办，共展出文物、照片等约50件(组)。

文图均据新华社

长城考古首次发现“武器仓库”

在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长城西段，一处建筑基址出土摆放整齐的59枚石雷，考古工作者综合判断该建筑基址为长城沿线存放武器的库房。这是北京长城考古首次发现此类性质的建筑。

这是记者从此间举行的“2023北京公众考古季”获得的消息。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尚珩介绍，长城沿线或许还有很多这种“武器仓库”，将颠覆以往的认知。石雷被称为简易版“古代手榴弹”，是明朝长城守卫中常见的武器。

“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石块，中间有一个圆孔，用来填装火药。填装后把口封上扔出去，既能砸中敌人，又会产生爆炸的威力，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。”尚珩说。

据了解，考古工作者在对八达岭长城西段开展考古工作的过程中，发现了敌台、马面、登城便门和部分长城

墙体；其中一座实心敌台顶部修建的石砌炮台设施，在北京地区系首次发现；在60号、61号敌台内侧发现400多枚石雷，为北京历次石雷发现数量之最。此前，北京长城考古在长城敌台顶部发现明代火炕、灶址等生活设施遗迹，还出土了锅、盘、碗、剪刀、铲子等生活用具，复原了明代戍边将士的日常生活。

北京建筑大学教授汤羽扬说：“通过对长城进行研究性修缮，深化了我们对其设施功能的认识，也丰富了长城遗存的文化内涵。”

近年来，中国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，北京加强长城文化带的保护传承利用。自2000年起，截至2022年底，北京共开展长城保护工程110余项，逐步从一般性抢险加固向研究性修缮转变。

据新华社